

帕金斯·马什的环境书写与《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反思

Perkin Marsh's Environmental Writing and Ethical Reflection on *Man and Nature*

秦文华 (Qin Wenhua) 张媛 (Zhang Yuan)

内容摘要: 帕金斯·马什被誉为美国资源保护先知, 其作品《人类与自然》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之作。马什亲历 1860 年代美国现代化、工业化进程, 并率先意识到美国人对环境的戕害。作为曾经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 马什目睹地中海地区生态被毁的悲剧, 并警示美洲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回顾马什的环境书写以及其间折射出的环境伦理, 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保护大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并做出新一轮的伦理反思和伦理选择, 担负起对环境伦理责任和伦理义务。文学伦理学批评就其理论架构和现实意义而言, 有助于纠偏人类自认为是大自然主宰的错误观念。重读马什的环境书写, 可以促进美国人以及任何处于发展冲动中的人群省察“人定胜天”的不当思维以及与人性贪婪相关的“增长癖”, 从而尊重环境伦理, 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和远见共同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

关键词: 帕金斯·马什; 《人类与自然》; 环境书写; 伦理反思; 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 秦文华,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翻译与文化、西方文明研究。张媛,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美国历史研究。本文系 2019 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乔治·帕金斯·马什的环境书写及其生态文明意义研究”【项目编号: 19WWA001】的阶段成果。

Abstract: Perkin Marsh, as an early vocal environmentalist, gives a detailed and astonishing account of how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ffects the natural world in his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reflecting on Marsh's environmental writing, the author deems that it is of significance for us to call for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humankind to make the ethical choice rationally after the first biological selection instinctively. Through ethical reflection mankind has access to solving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Mankind should be able to get emancipated from the illusion that man is the arch-god of earth.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erve to root out the causes of

worsening environment. In *Man and nature*, Marsh considers it is the characteristic American defect of “restless love for change” and “the instability of lif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ppalling denudation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 This paper aims to remind mankind to respect the affi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ng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profoundly so as to undertake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t is beneficial both for mankind and for the nature.

Keywords: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Nature*; environmental writing; ethical reflection; ethical choice

Authors: **Qin Wenhu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the fields of translation and cultures as well as Western Civilization (Email: qinwenhua1969@163.com); **Zhang Yu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history (Email: zhangcarmen@sina.com).

1874年，美国牧师H·布什奈尔（Horace Bushnell, 1802-1876）对教众做了一个题为“论永无止息的生命之力量”的布道：“狂风暴雨、天摇地动、五湖四海、四季变化、天地万物，这些大自然的力量，都比不上人类改变地球的雄心壮志。人，自降临世间，就生命不息，折腾不已”（Lowenthal 291）。当时的听众之一，已年逾古稀的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 1801-1882）内心却在翻腾：人真的可以做到无所不能，凌驾于地球之上、主宰一切吗？在马什看来，“人就是原本和谐的大自然的破坏者”（291）。

早在十年前，这位美国环保先知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之作《人类与自然：被人类行为改观的自然地理》（1864，简称《人类与自然》）就已经问世了。只不过，马什和布什奈尔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摘除了奴隶制毒瘤，开足马力朝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路狂奔。发展经济的代价之一就是竭尽全力开发自然资源。不顾一切的增长欲几乎支配了整个民族，马什的环境书写和对未来生态危机的预见在当时并未激起很大的反响。一个半多世纪过去了，历史见证了马什的远见。他被其传记作家洛温泰尔（David Lowenthal）称为“美国资源保护先知”。马什以天才般的超前性宣告人定胜天是不切实际的。人类必须理解并尊重环境伦理，再度审视且重置与自然的关系，做出新的伦理反思和选择。

一、马什的环境书写与《人类与自然》中的环境伦理

人类文明发源于发展几千年，必有赖于肥沃的土地、适量的水源以及适

宜的气候，即合宜的环境。历经过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人类谋求也见证了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然而，正如历史之父修昔底德所言，历史“在未来某个时候是会重现的，即使不是完全一样，也是非常相似”（qtd. in Burns 4）。当下，正视生态文明的人类似乎又不可避免地面临初始的困境：人类应当依托什么样的环境才能生活得更好——不太乐观的话，则是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人类怎样才能让后代子孙得以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下去？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不得不承认自身局限性的时候了，也必须开启新的视角，尊重自然，建立起与自然互依互惠的新型伦理关系。

一个半世纪之前，美国人以内战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道德问题，即奴隶制争端；而马什则展开了超出同时代人的另类质询：人类如何在消耗和保护资源间寻求妥协？这位精通二十多种语言的语言学家和外交官，通过阅读大量欧洲原版文献，对旧大陆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透彻的反思，也对新大陆的未来产生了忧思。他的结论是：欧洲的古老文明已经崩塌，主因就是欧洲人破坏了赖以生存与发展其文明的自然环境，而美洲必须引以为戒。¹ 常年在欧洲游历的马什发现，无论在古老的欧洲，还是在年轻的美洲，比之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人类一直在以最具破坏力的方式损害自然。在《人类与自然》中，马什较为详尽且先知先觉地描述了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土壤、水源、森林以及各类物种的影响和戕害，同时观点鲜明地指出，自然具有与人一样的生命和灵性，溪水、树木、鲜花，还有野生动物，这些在他看来都是与人同等的存在体。正如柏林特所描述的，“自然界是无边无际的，不仅仅作为环境围绕着我们，而我们自己恰恰是环境中的一分子。我们不仅无法感知自然的界限，更无法与自然界分开”（Berleant 169-170）。

马什通过《人类与自然》这部作品传达了超出同时代人的生态思想，唤醒了美国有识之士保护森林水土的意识，并积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他的声音在当时虽略显孤独，但并不是没有影响力。在1870年代的美国，这部“既解释了过去又预见到未来”的标志性作品就已经数度再版。该书与一个世纪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1962）被公认为美国现代史上两大石破天惊的环境宣言。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现代化进程遍及全球，马什的环境书写以及从中反映出的生态洞见得到了明证，其重要性不仅在美国越来越显著，而且跨出国境，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事实上，马什的环境书写不仅超越了政治历史话语范畴，而且以非虚构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方式，提供了跨学科、跨文化的解读实践。

不得不提的是，美国系移民开创的国家，有自身对于美洲的环境想象。作为一个以拓荒开启其生产生活、意识形态与审美思维的民族，带着对新大

1 See 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New York: Scribners, 1864) 3-5.

陆“应许之地”的渴望，他们勾勒出了富有特色的想象空间；随着独立、建国、民主以及现代化进程，美国人又产生了对本土文化构建的想象，不仅体现在美国的政治与外交领域，历史写作与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不乏对战胜大自然的英雄事迹的歌颂，反映了一种长期占据人类头脑的思维：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这种类型的伦理意识已被证明有待勘误。如果说在马什的时代，也只有马什和少数志同道合者意识到这个关系的谬误，那么在当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认清了这个事实：任意破坏生态环境，只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危机、更大的悲剧。

目睹地中海周围地带的森林被毁，马什联想到了罗马帝国的覆亡。他进而指出，美洲新大陆地广人稀，开发农业、机械、制造、化工、矿产、林业等促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一味的横征滥砍导致地表被急剧改观。马什指出，美国虽占有地利，但倘若持续以破坏性方式损害自然环境，美利坚民族有可能成为毁坏地球生态的罪魁祸首。马什提醒自己的同胞，必须变革观念——放下无知、傲慢和野心，不再以占据地球主宰位置的物种自居，如此，才能与自然继续共生共存。现在看来，作为地球上迄今为止被发现、被认可的最高级动物，人类应当担负起对大自然的责任伦理，建立与自然环境共生共存的伦理关系。毕竟，人性因子亦即理性意志在人的身心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主导性力量。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认知之后，理性思考和理性意志占了上风，就可以收敛、约束、控制兽性因子，亦即自由意志，趋向对新的环境伦理的遵守，从而开辟美丽新世界，让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趋于优化。

卢梭认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常言的‘良知’。不过，语境变迁之下，良知已经不仅仅是情感和心理机制，而是融入了理性与伦理。¹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构建使得人类从中受益匪浅，且文学文本对此的表达和引发的深思也让读者从中获得新的认知和反思；那么，“在现代观念中，伦理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道德秩序也可称之为伦理秩序。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7）。

显然，马什的环境书写是以这样的伦理为导向的：人类有义务保护自然环境，也应当为破坏自然而赎罪。环境书写本来就是以环境为导向的写作，而自然环境本身就昭示着人类史与环境史密不可分。环境书写还有一个特征：无论是虚构类、还是非虚构类作品，文本中所显现或隐在的环境感始终是一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9。

个连贯的整体。美国或许从以温斯洛普为代表的清教徒时代开始，直到走向现代化，对待环境的压倒性态度就是人凌驾于自然之上。随着自然环境每况愈下，拓荒时代铸就的对于环境的想象遭遇了危机。

马什提醒读者重新检视美国人的环境想象和环境书写，并帮助读者指出一个显而易见且必须重新面对的现实：一方面，人类行为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地球的肌理，破坏了地球的环境和生态；另一方面，人类在背负这一罪责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保护且与之共存的责任。马什并不否认，人这一物种，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具备了超出其他所有物种的力量；但马什也强调，人是靠慷慨的大自然养活的。马什坚信，任何一个人类个体，也都只是与天地间万物平等的一分子。不能一味任由滥用大自然的自由意志与贪欲本能泛滥，毁灭地球、也毁灭人类自身。反之，人类应当分辨利弊，用理性意志反思并纠偏过往对待自然环境的思路与方式，约束对大自然索取的贪念，构建并接纳新的环境伦理。

二、人定胜天的谬误与《人类与自然》中的伦理警示

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确是个永恒的问题，在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是更为突出的问题。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和对诸多疑难的解答成为思想意识的起源，可以说，观念就是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从上帝和众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一度陷入“人定胜天”的思维，形成了征服自然、占有资源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当环境问题已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全球性难题时，无论在中国、西方，还是发达、发展中乃至落后地区，无论是政府、专家、企业责任人以及普通民众，都需要更先进的文化观念、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在更高的层面上达成全球共识：人类理应尊重环境伦理，适度礼让环境，与“非人类”的万事万物成为不再有疏离感的伙伴。如果人类一味自以为是，认为自身无所不能、任由自身贪欲膨胀，对待自然为所欲为，那么不仅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问题无从改善，其他很多问题都会接踵而来，直到人类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到时候就绝对不是人定胜天，而是无力回天了。现在看来，马什之后的诸多环境灾难纷纷验证了马什的担忧，更凸显了“人定胜天”的谬误之处。

在马什之前，美国人经由《瓦尔登湖》，知悉了梭罗“自愿简单”、归隐林间的生活实践。而马什则更为关注人类对自然环境所带来的伤害。可以说，直到美国现代环保之父马什的这部作品问世，美国人的思维才产生了重大突破。是马什率先将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从个人式的自我省察和地方性的利益关怀转向了整个文明命运的大视野，且更为切近、更为透彻。马什深入分析了美国人的民族性，并从思想文化根源挖掘到了美国人漠视生态，破坏环境的主因。他以美国式哀诉布道的口吻道出美国民族中的一个缺陷：生活的不稳定——表现出对“变化(change)”(Buell 306)的没完没了的挚爱和激情。

马什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的“增长癖”加剧了人类固有的贪婪习性和对环境粗暴无礼的行为，长此以往，地球会沦为贫瘠的荒芜之地，而受到蹂躏的大自然会以压迫者的身份反击人类。¹地球上所有物种都绝灭，人类的任何出路也就被自己堵死了。最终，不但美国的繁荣会失去依托和前景，整个人类的文明都会衰落。

在《人类与自然》中，马什详细描述了人类从最初的艰难时日起是如何依赖大自然所馈赠的一草一木和飞禽走兽的。而人类为了满足自身所需，却不断地消耗、也在残酷地灭减原本多样化的其他物种。随着人类能力和欲望与日俱增，他们在消耗破坏的同时，保护也施加力量增长自身所需的动植物种类，由此引发生物界食物链混乱——有些物种数量猛增，有些物种数量锐减，自然界原初的平衡遭到人为的破坏。马什一步步推演着自然被人类改观的后果：森林和水土资源本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滥砍滥伐将导致水源供给困难、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留下大片不毛之地，引发洪水和森林火灾。随着人类繁衍旺盛，资源日趋耗尽，又被迫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向大自然索取索取再索取：向动植物索取食物和穿戴，向森林索取木材和耕地，向海河索取，向沙地索取，最终恐怕只能是向人类自身索命了。说到底，人类自以为能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却引发一连串生态危机。从表象看，“生态危机是人类经济系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长期扩张的产物”（龙娟 47）；而从更深层次探寻根源，罪在“人定胜天”的谬思和不加克制的“增长癖”——人类行为方式受此引导，必然造成自然环境、也是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

当代生态批判学者认为，“生态危机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人类主宰地位的危机、人类文化的危机”（胡志红 193）。要从根源上消除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导下的生态文化范式。深层生态美学拒斥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迫使人从主宰地位退位，成为大地生态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在布伊尔看来，自然不是他者，而是人类连续体的一部分。²文学生态中心主义把抽取出来的人的概念重新放归自然，研究其与生态系统的关联。为此，深层生态学所主张的让渡美学，是对抗人类中心主义之于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也拒斥对自然的征服与占有。在具体实践中，让渡美学又有两个层次：一种是我们熟知的、也较为常见、且具备可操作性的让渡形式，亦即放弃对物质的过度占有与依赖，放弃对自然的绝对征服与统治。另一种是更为激进、但难以实施的形式，即：对人的主体性的放弃。放弃人的中心性、主体性，隐去自我，赋予非人类以主体。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既是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一份子，同时也是具备高级思维能力的主体，因而

1 See 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Seattle & London: U of Washington P, 2003) 308.

2 See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95) 19.

“唯自然论”或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因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将“让渡美学”引入对环境书写文本的评析，并不一定意味着人要彻底消除主体性，只是希望寻求与自然平等共存的可能性空间和有效性思路。

作为环境史上独特的作品，马什的环境启示录提供了一个非虚构类环境书写的典范，与生态批评研究的美学原则如出一辙。“视域的扩大和参照物的改变不仅导致了对征服自然观、人类中心论、主客二元论、欲望动力论、唯发展论、科技至上观、消费文化等思想观念的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价，而且也导致了对美、审美和艺术表现的重新思考”（王诺 18）。由是观之，人不再是唯一合法的主体；一匹野狼、一只松鼠、一条小溪、一块石头、一粒谷物、一位月亮女神，都有权利观察世界和感知世界，在这个世界与人类共同生息。马什的《人类与自然》给当下的人们提出了新的伦理警示：人类在物质实践上必须调整与自然的关系，适当让渡对周围环境的占有和征服意念；在观念层面上，让渡以人为中心的主宰者立场，归还自然环境和外在万事万物的权利——这种具有多层次需求和妥协性立场的思路不失为拯救生态灾难的途径之一。对于当下任何处在发展冲动和资源有限张力中的族群而言，让渡美学会成为绿色思维的一方保障，功在破除人定胜天的错误观念，并纠偏在美国人身上较为典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愈演愈烈的增长癖。

针对人类文明史上一而再、再而三上演的生态悲剧，文学伦理学批评与生态批评提出了几个核心问题，可以帮助人类放下“人定胜天”的迷思，同时克服“增长癖”之弊：首先，人类作为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如何与其他生物体共享自然？其次，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其政治经济科技活动如何重塑自然以及与自然相互塑造，从而与自然在整体生态圈中共生共存？其三，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产模式、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以及人性本身作为自我存在的映射，如何寻找在世间的生存之道和生存意义？在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频发的当下，稍有常识的人都已认识到，自然不再是静穆的被征服者，倘若人类不加以反思，不减少贪念，则马什的伦理警示“大自然灭亡了，人类文明的灭绝还会远吗？”会一语成箴。如此，就更有必要以环境正义、环境伦理等新的学术话语呼吁人类抛开民族、国家、宗教、意识形态分歧，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和远见共同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

三、重读《人类与自然》，再论人类的伦理选择

在马什的《人类与自然》中，西方文学写作传统中的神谕手法若隐若现，这也是他被誉为环保先知的的主要原因之一。马什本人的初衷是什么，后人无法全然确证，但其文本写作本质上可以被看成是伦理教科书般的存在。马什既能以天启式的预言警示他的国人生态环境被毁后的晦暗悲剧，又能以发自内心的乐观态度给人以光明的信念：只要人们迷途知返，生态危机可以逆转。关注这样的作品创作和阅读评论，其意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值得重

视。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中，文学就是“起源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是伦理的艺术，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教诲功能。因此，研究生态伦理问题，依旧是为了给人类的生存提供道德经验，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道德警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181）。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曾提出这样一个听似普通却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深度地研究和阅读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有什么价值？”（Lazer, 14）对于作者而言，其创作包含才情，流露审美，也有社会责任；而对于读者和批评者而言，阅读作品，除了鉴赏，除了共情，也会各持道德立场。杨革新进而指出，“阅读是一个社会活动，因而我们阐释文本时的阅读习惯本质上具有社会性”（杨革新，“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美国伦理批评的困境与出路”55）。读者和评论者会参照自身的生活经验，在得到文学审美感受的同时，调动作为受众的责任和伦理，接受道德教诲，明确自己的伦理立场，从而实现文本的伦理价值。

在西方先哲眼中，关注伦理就是关注善，而善是万事万物所归。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周辅成 287），只有达到至善，才能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与其师祖苏格拉底如出一辙——“美德即知识”。这里的知识显然是合乎伦理与美的知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要素之一就是挖掘并弘扬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关怀与道德约束。生态灾害大都源于人类的无知和贪欲，而“欲望的不自制比愤怒的不自制更为可憎”，甚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邪恶”（转引自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11）。聂珍钊指出，人类经过第二次伦理选择，渐渐脱离丛林法则，建立了规范自身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的良知和伦理，也同时意识到人与自然更需要一定的环境伦理规范。阿迪亚·门德尔森-茂兹则直截了当地把“把读者、叙述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视为伦理关系：（……）审视文学文本对年轻一代的教化力量，假定文本可以塑造我们的信仰和行为，帮助我们理解伦理两难；通过阅读文学文本来展示伦理理性，（……）展示从伦理学视角阅读文本的方式，挖掘文本背后的社会、政治和伦理暗流，研究权力关系”（Mendelson-Maoz 113）。如此，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方法，借助生态批评话语，对于理解马什的环境书写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环境伦理视角重新解读马什的作品，可以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宽视野，从而为人类提供更好的道德修养和人生思路以及生产生活方式。须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是阐释文学的伦理功能，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学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及其存在的伦理原因，并对其做出价值判断”（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6）。人作为设定伦理的主体性存在，可以通过理性认识自身，反省自身，提升自身，成为有理性、有伦理的主体。在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中，人既是最终目标指向，也是实现目标的主体。以“人”这一要素展开文明渊源、政治政策、社会生活、公民责任等方面的思考，能弥

补光凭技术这一工具所达不到的效果。科技环保固然是重要手段，但科技也是经由人设想、创造并付诸实施的。关键在于人持有有什么样的观念，又会在什么样的观念引导下做出何种伦理反思与伦理选择。或许这段话可以呼应《人类与自然》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和生态批评视角：“生态批评跨越学科界限，一方面深入挖掘文化的生态内涵、凸显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从多视角透视危机产生的复杂原因，进行综合的文化诊断、文化治疗，目的在于建构生态诗学体系，倡导生态视野，让它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一边从根本上变革人类文化”（胡志红 58）。

通过阅读马什对于他所在时空的环境书写，可以确知的是，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亟待新的伦理选择。“保护大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是人类应负的道德责任，是人类应该做出的选择的问题。（……）只有人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承担人类应负的道德责任，借助科学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难题”（聂珍钊，“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 32）。马什坚持认为，自然生态就像社会肌理一样，两者都需要人持续不断地维护，否则就会衰败。因此，人类需要对自身的贪欲加以节制，纠偏恣意破坏大自然而造成的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混乱，重构新的认知和新的伦理秩序。当然，环境叙事和写作以及环境伦理解读并不能做到直接干预国家的环保政策和人们的日常行为，但至少可以为读者、为评论者、为决策者、为普通人提供警醒和反思空间，从而成为某种道德教诲和伦理启发，帮助人们做出恰当的伦理选择。

伦理选择是一种行为表象，其背后是人类深植于心的伦理责任与伦理义务。杨革新指出，“伦理选择的复杂性和责任性正在于人类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非公约性，因为做出选择所包含的道德份量不仅在于做出什么选择，还包括怎样做出选择”（“伦理批评的重新界定” 120）。相信技术力量的马什呼吁公众对自然环境妥善管理。更为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从过去、到当下直至未来，人类遇到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天灾人祸也不断发生，如何评判、如何解释，又如何选择、如何以新的姿态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毕竟，人不仅仅是止于生物性存在，人还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恩格斯 5）。作为社会性动物，就必然涉及伦理；而人的伦理选择就在于分辨善恶，超越原始本能、超越恶的冲动，处理好人与社会、也必须包含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放弃人定胜天的愚昧认知，适当礼让环境，减少因发展冲动而滋生的增长癖，接纳人与自然共享生态环境的现实。如此，才能以恰当的行为顺应环境伦理，最终得到保护的不仅是自然万物，受益的更是人类自身。

Works Cited

- Berleant, Arnold.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92.
- Burns, Edward McNall and Philip Lee Ralph.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4.
- Buell, Lawrence.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95.
- 胡志红: “生态批评与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中的西方生态批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2005): 58-62.
- [Hu Zhihong. “Ecocriticism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2005): 58-62.]
- : 《西方生态批评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
- [— *A Study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6.]
- Lazer, Hank. “Ethical Criticism and the Challenge Posed by Innovation Poet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16): 7-20.
- 龙娟: 《环境文学研究》。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 [Long Ju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Studies*. Changsha: Hunan Normal UP, 2005.]
- Lowenthal, David. *George Perkins Marsh. Prophet of Conservation*. Seattle & London: U of Washington P, 2000.
- Marsh, George Perkins.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New York: Scribners, 1864.
- Marsh, George Perkins.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Seattle & London: U of Washington P, 2003.
-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年。
- [Max & Angles. *Complete Works of Max and Angles* (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Mendelson-Maoz, Adia. “Ethics and Literature: Introduction.” *Philosophia* 2 (2007): 113.
-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 (2010): 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 生态危机解困之路”, 《外国文学研究》1 (2020): 22-33。
- [—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 Subjectivi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20): 22-33.]
-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 [—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 王诺: “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 (2010): 18-25。

[Wang Nuo.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in Ecolog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2010): 18-25.]

杨革新：“从伦理批评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美国伦理批评的困境与出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9）：50-57。

[Yang Gexin. "From Ethical Criticism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Dilemma and Way-Out of American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19): 50-57.]

——：“伦理批评的重新界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16）：117-121。

[—."Redefining the Ethical Criticism."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4 (2016): 117-21.]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Zhou Fucheng. *Selected Famous Works on Western Ethic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4.]